

四部叢刊

王文成公全書(二)

258

179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79

Part 1

2009

ISSN 0022-278X

958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王文成公全書

二

卷九至卷十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

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  
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  
沮抑正大剴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  
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  
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  
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  
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  
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  
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  
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  
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  
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  
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  
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  
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



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  
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  
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  
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  
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  
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  
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  
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  
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  
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  
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  
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  
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  
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  
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  
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址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舡膠解弛二也虜逐水

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屯兩月邊草殆  
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  
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  
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  
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  
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  
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  
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  
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  
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  
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  
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  
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  
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  
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  
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  
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

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  
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逢為聲勢以  
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  
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  
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  
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  
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  
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  
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

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寅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

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  
威固已因此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  
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  
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  
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  
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  
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  
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  
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



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  
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  
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  
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  
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  
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  
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  
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